語絲

第六十七期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1)

豈明

一

天地開始的時候，生于高天原的諸神的名號是，天之御中主神，其次是高御產巢日神，其次是神產巢日神。此三神並是獨神，且是隱身之神。

註一　天之御中主神意云在宇宙中央之主者，代表宇宙之根本。產巢日神日本書紀一本作產靈神，代表宇宙之生成力，有二神者，陰陽二儀也。隱身即現身之對，謂存於幽冥中，不出現於世間。

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漂浮不定之時，有物如蘆芽萌長，便化為神，名曰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其次是天之常立神。此二神亦是獨神，且是隱身之神。

以上五神為別天神。

註二　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書紀一本寫作可美葦牙彥舅尊，因蘆牙得名。天之常立神蓋司天之四極之神，常訓作極云。

二

其次生成的諸神的名號是，國之常立神，其次是豐雲野之神。此二神亦是獨神，且是隱身之神。其次生成的諸神的名號是，宇比地邇神，其次是妹須比智邇神，其次是角杙神，其次是妹活杙神，其次是意富斗能地神，其次是妹大斗乃辨神，其次是淤母陀琉神，其次是妹阿夜訶志古泥神，其次是伊邪那岐神，其次是妹伊邪那美神。

以上自國之常立神至伊邪那美神，併稱神世七代。(上二神是獨神，各為一代，其次成雙的十神各合二神為一代。)

註三　國之常立神司地之四極，豐雲野之神云係代表泥沼者。以上皆無性別的獨身神，宇比地邇神以下則皆兩性對立的神，妹字係泛指女性之詞。神名解釋從略，大抵皆代表大地之生成力者也。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之名，本於伊邪那，義曰招曰引，見下第四節，岐美係男女之美稱。

三

於是天神命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使去造成那個漂浮著的國土，賜給一枝天之瓊矛。二神立在天之浮橋上，放下瓊矛去，將海水骨碌骨碌地攪動，提起矛來，從矛上滴下的海水積累而成一島，是即為自凝島。

四

二神降到島上，建立天之御柱，造成八尋殿。於是伊邪那岐神問其妹伊邪那美神曰，「你的身子如何長成的？」答曰，「我的身子都已長成，但有一處未合。」伊邪那岐神曰，「我的身子都已長成，但有一處多餘。今以我所餘處塡塞你的未合處，產生國土，如何？」伊邪那美神答曰，「善。」於是伊邪那岐神曰，「我和你繞著天之御柱行去，相遇而行房事。」既

本期目錄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　豈明
幾首道光年間的小曲的開場　劉復
太平天國文學的鱗爪　簡又文
我的生命像　李遇安
國罵之研究　張同光

約定，乃曰，「你從右轉，我將從左轉。」約定後，繞柱而走的時候，伊邪那美神先說道，「阿呀，眞是，一個好男子！」隨後伊邪那岐神纔說道，「阿呀，眞是，一個好女子！」各已說了之後，伊邪那岐神乃告其妹曰，「女人先說，不良。」然行閨房之事，生子水蛭子，將此子置蘆舟中，捨使流去。其次生淡島，此亦不列入子女數中。

註四　女神所唱語原文作「阿那邇夜志愛袁登古袁」，讀如 Ananiyashi Ewotoko wo，男神所唱相同，唯第九字作「賣」(me)而已。水蛭子據書紀云「雖已三歲脚猶不立」，蓋言不具。因女子先發言，所生二子皆不良，或云古人思想如此，或云受中國儒教影響的傳說。

五

於是二神議曰，「今我等所生子均不良，當往天神處請教，」即往朝天神。天神乃以太占卜之，遂告示曰，「因女人先說，不良。可回去再說。」二神回去，仍如前次繞天之御柱而走，於是伊邪那岐神先說，「阿呀，眞是，一個好女子！」隨後伊邪那美神說道，「阿呀，眞是，一個好男子！」

六

這樣說了之後，復會合而生淡道之穗之狹別島。其次生伊豫之二名島，此島一身而有四面，每面各有名號，故伊豫國稱爲愛比賣，讚岐國稱爲飯依比古，粟國稱爲大宜都比賣，土左國稱爲建依別。其次生隱伎之三子島，亦名天之忍許呂別。其次生筑紫島，此島亦一身而有四面，每面各有名號　，故筑紫國稱爲白日別，豐國稱爲豐日別，肥國稱爲建日向日豐久士比泥別　熊曾國稱爲建日別。其次生伊伎島，亦名天比登都柱。其次生津島，亦名天之狹手依比賣。其次生佐度島　，其次生大倭豐秋津島，亦名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因以上八島係最初所生的國土，故日本稱爲大八島國。

註五　地名意義多有未詳者，今悉從略。末尾別（wake）字係尊稱　，義曰長上。比賣(Hime) 原義曰「日女」，後來多寫作媛字；比古(Hiko)即「日子」，今寫作彥。此二字爲男女之美稱。

七

歸後復生吉備兒島，亦名建日方別。其次生小豆島，亦名大野手比賣。其次生大島，亦名大多麻流別。其次生女島，亦名天一根。其次生知訶島，亦名天之忍男。其次生兩兒島，亦名天兩屋。（自吉備兒島至天兩屋島共計六島。）

幾首道光年間的小曲的開場

—閒談之一—

劉復

因爲「閒話」二字已成了專名，「茶話」「費話」等又已被人家用去了，我就用「閒談」兩字來做我的閒話的總名罷。

六七年前買到的一部道光年間出版的小慧集，擱在書櫃中已幾乎完全忘去了。這回整理舊書翻到了，信手揭開看看，卻在第十二卷中看見了蕭卿主人所作的幾首小調譜。他這譜是重樂曲不重詞句的，所以每一譜中，只將第一或第一二兩章的詞句寫出，其餘從略；但便是這樣　，也已能使我們窺見當時民間文藝的一斑。而且我們知道民間文藝的壽命是很長的(雖然時時要有變化)，道光去今不遠，亦許這幾首小曲，現在還依然流佈在人間。那麼，假使我們能根據着這已有的開場，將各曲詞句搜補完全，也就一定是一件小小的快意的事啊。

小慧集並不是部希有或珍貴的書，但也總得要是常常逛逛地攤的人才能看見，所以我現在將集中所錄各譜的詞句重新抄下　，以廣流傳。

(紗窗調)紗窗兒外呀，鐵馬兒響丁當。姐兒問聲誰呀？隔壁王大娘，輕移蓮步把樓來上，——哈哈咦哈咦哈哈！——揭開靑紗帳，陣陣粉花香；掀開紅綾被，瞧瞧二姑娘，緣何身體這么樣吓？——咦哈哈咦哈咦哈哈！　（後十二段同）

(繡荷包)姐在房中正描花，忽然想起俏冤家。臨行囑付奴幾句話，再三叮嚀能喲——嘜嘜——莫忘了偕。
越思越想越難丟，情人時刻在心頭。奴許情人把荷包繡，暗暗與他能喲嘜嘜——方算把情留。（下五更每更疊一調）
(嘆五更)一更裏，窗前月光華。可嘆吓，奴家命運差：犯桃花，偏偏落在風月人家。背井離鄉，遠抛撇爹和媽。悔當初，錯把兒夫嫁。迎賓接客，全要奴自家。應酬不到處，還要將奴罵。我的天吓！羞紅臉，忙把客留下。(下更同)
(紅繡鞋)荷花透水開，香風陣陣來，柳蔭之下站立美裙釵、美裙釵手拿花鞋賣，引動人心却把相思害。(下同)
(楊柳青)楊柳兒青青，淸淸早起失落一枚針，有情的人呀，儜呀，失落一枚針呵；—失落一枚針，誰家的拾得送還奴的一枚針。有情的人呀，儜呀，送還奴的針喲；—送還奴的針，青紗帳裏報報你的恩。有情的人呀，儜呀，報報你的恩。(下轉同)
(凄涼調)到春來，又到春來，芍藥牡丹一朵一朵兒開，蝴蝶兒飛，飛得奴家魂不在。(蝴蝶又兩句同，下一段同調)
燕子上樓台，燕子上樓台。上得樓來情哥不見來。桃花兒開，開得奴家好傷懷。
(桃花又二句)
(鮮花調)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飄來飄去，落在我的家。我本待不出門，就把那鮮花兒樂(我本待又兩句同)
好一朵茉莉花（又二句）滿園花卉怎及得他。我本待採一朵帶，又恐管花人來罵
(又二句。此段同上，下倣此)
(諸位中如有能發見這些小曲的全文的務請抄錄見示，切盼切盼)

太平天國文學的鱗爪

簡又文

—太平天國雜記之一

一

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是一個未青一衿的學究出身，生平最愛弄文弄墨。在金田起義之前，宣傳基督教的文章多是他自做的。做了天王之後，好弄筆墨的品性不特未改，而且比前爲尤甚。相傳現在傳誦一時的宮聯數對都是出他的手筆。又有好些祈禱文宗教書等也是他「御撰」的。他於總理「七十二里半」的「統一江山」之軍事政事而外，常做詩文，一以抒發他的志向和情愫，再則以爲宣傳宗教之用。但在時人傳誦的「御撰」文藝中，沒有他的詩。前年我在南方搜求太平天國史料時，得香港張聲和（藹如）老牧師抄錄天王遺詩七律一首給我。據云，粵中客民(客家)多能背誦此詩。據詩句的語氣，當是老洪登其龍位之後所製，且的是天王的口氣也。牧師又云，今粵中客籍教會所用的「頌主詩歌」中，有好幾首也是天王所撰的，惜未及調査。茲將天王遺詩錄後：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民衆共飲和
擒縛妖魔投地網　推殘奸先入天羅
東西南北歸皇極　日月星辰奏凱歌
直搗黃龍須盡醉　太平一統樂如何

二

干王洪仁玕，字益謙，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他—像天王般—也是一個讀書出身的不第秀才，曾亦做過幾年教館先生。他喜歡弄文舞墨不在天王之下，而尤好作擘窠大字（參看拙著太平天國福字碑記，在去年五月京報副刊發表。）但是他的著作，除了他的王府門聯「干戈底定，王道蕩平」，傳說是出他手筆者之外，並無留傳。前歲香港張老牧師于鈔給我以天王一首詩之外，同時爲我述干王未擢顯位時的遭遇，並爲我寫出他在此時所做的詩 。今錄在

后。此詩是鈔寫在牧師先人手澤的「家傳祕寶」一本小册子內，自然萬分眞確。但未讀干王的遺詩之先，當知其此時的境況遭遇，然後可了解詩句的背景和涵義。

先是，天王既揭竿舉義於粵西之金田，仁玕奉命召集粵東洪族子弟在原籍花縣謀響應，事洩，被捕下獄，未幾，越獄逃至香港，時「一八五二年四月間事也，未幾復離香港而入「廣東內地」授徒爲生。（見漢堡教士所述，詳孟譯「太平天國外紀」卷上頁一〇九）所謂「廣東內地」究是何地？張老牧師所說的故事適足以補其缺。

仁玕以生計困難迫得要離去香港，又以清吏仍捕之急，乃喬裝爲「算命先生」走入東莞縣屬之牛眠埔村，此村卽是張老牧師之祖居。牧師之父家修（字彩廷）款待之，使匿居於家塾永培書屋中，不使人見。（書屋今仍存。）時牧師之母每餐造飯，見食者有兼人之量，深以爲異，蓋伊亦不知有「蟄屈龍潛」之未來大貴人匿居於此地。書塾之前門，此時常緊閉，不許人入內；屋之後壁則鑿一大穴，直通後山，這是預備清吏搜捕時可由此逃脫。其後，仁玕授徒於此，逾一年，復喬裝離村，再到香港，此爲一八五三年十一月間事。（以上故事爲張牧師口述，時日則漢堡教士所記。）

既至香港，仁玕復往尋漢堡教士，在倫敦會受正式水禮爲基督教徒。翌年，他假道上海欲入「天京」，不得達，再回香港。自一八五五至五八年，他在倫敦教會任傳道士之職。至一八五九年卒得達天京謁天王，受不次之寵，先封爲干天福，（一種世爵）後擢封福王。（看外紀）一時，軍政大權皆握其掌中，飲水思源，他卽以黃緞一幅親書「王窗」兩大字以封贈前時匿居避難之牛眠埔。張家婦人，後來以此黃緞作襁兒之用，今無存。干王尤不能忘張公「救駕」之大恩，乃召之入天京，封爲戶部尚書，稱六千歲，後出鎭杭州。天京既陷（天國瓦解，張公仍不肯逃，卒殉難於杭州。張老牧師所說之故事始末如此。

下錄干王的遺詩七律一首，卽在匿居於牛眠埔時所做的。內有數字在括號內的，悉依張牧師手寫原本所傳，未知孰是原文也。詩的題目叫「壯志」，是贈給張老牧師的大哥的。詩曰：

一心牢落與誰伸　知己論交賞識新
知命羨君陰相士　守株愧我困征輪
文物阨運何須（庸人）怨　筆墨生涯不必（太史）嚬
際會風雲應有日　扶搖直上脫紅（囂）塵

張牧師的大哥，也做了一首和他的詩，今並錄於左：

蟄屈龍潛困未伸　席珍（茅廬）有聘志維新
時乖暫隱（遠遯）深（窮）山谷　運泰高冲（飛跨）近日輪
但得等身看鳳起（神豹變）　何妨藏器被（俗）人嚬
九霄雲外搏風上　驥尾欣榮（同馳）共出（羨絕）塵

干王在這「王窗」中鬱鬱不得志，所以常時作詩以抒發其滿腹牢騷鬱抑之氣及煽起一點希望的火。於上一首詩之外，張老牧師尙手鈔了其他一詩之兩句：

昨夜遙聞天樂響　品高金玉有光輝

這詩全首未詳，其他作品亦無存者。據中西籍之紀載，則干王亦熱心傳播基督教於太平天國內，其時有好些宣傳宗教的文章也是他自做頒行的。

我的生命像

李遇安

我的生命像，像一個脆嫩的
白梨，用極鋒利的刀子切過，不顯
一絲痕迹，還整全的，假作毫無
傷損的在那叢密的枝葉裏，隱
藏着它粉碎飄零的苦意，隱

藏着它粉碎飄零的苦意；
夜雨雖同樣可怕的向着梨園飛來，
它却起了異樣的戰慄！

我的生命像，像一枝清香的
紅蓮，衝在荒山的急流裏，不露
一線倦意，還努力噴放着它的
秀透和芳香，蕩漾在清水，吐
納着它空谷靜寂的枯趣，吐
納着它空谷靜寂的枯趣，
狂飈雖同樣無情的向着荒山吹來，
它却起了異樣的戰慄

我的生命像，像一棵柔活的
紫藤，由肥沃的一地平川，移到
高陡萬丈的峭壁。它還傲然的
附着風雲的胸背，搖搖在青空，呼
喊着它永無回答的問語，呼
喊着它永無回答的問語
秋霜雖同樣酷慘的向着峭壁撲來，
它却起了異樣的戰慄

我的生命像，像一團細密的
遊絲，被那無形的菌虫咬過，還
悠然的，蹣踞荊棘，哄送着魔氣，
它的圓週映出墳墓的死光，暗
暗的圍着它掙扎的痛氣，暗
暗的圍着它掙扎的痛氣，
冰雹雖同樣猛烈的向着原野打來，
它却起了異樣的戰慄

我的生命像，像一個迷路的
孔雀，展開受傷的金翅，尋着
它的歸宿，沒有飲食也失去伴侶，
只是在陽光之中鼓着翅兒，歌
叫着它迷路的歎息，歌
叫着它迷路的歎息，
夜幕雖同樣慢慢的向着蒼空披來，
它却起了異樣的戰慄。

我的生命像，像一首輕婉的
歌曲，唱在美人的口裏，彷徨的
顫抖着追逐它和絃的聲息，它失
望而且疲倦了，顯不出一些快意，彷
徨的顫抖着它失望的悲悽，彷
徨的顫抖着它失望的悲悽。
市聲雖同樣粗暴的向着人間逼來，
它起却了異樣的戰慄！

「國罵」之研究

張同光

請看官們不要太認眞，以爲罵而尊之曰國，又從而研究之，一定是非常的學問了。無奈我則不過因爲染了近人「無病呻吟」的惡習，受了「每況愈下」的遺毒，不會做正宗的文章，在此胡扯白嚼就是了。所謂「國罵」，是抄了那位被總長革了職的敝老師魯迅先生的話，專指「他媽的」一類口頭禪講的；而「研究」云者，乃吾之欺人語也。

如問我何故作欺人語：則亦有個道理。因爲「罵」已卑劣，「國罵」尤不雅馴，但既要說到它，便須化朽腐爲神奇，不得不借重這兩個莊嚴字眼，以表示「國罵」之似非惡俗，正如生殖器是「不潔」之物，一經生物學者「研究」，便有神聖的意味，即使是生在蚯蚓體上的，也可與ㄋㄚㄆㄛㄉㄝㄛㄥ的頭腦相提並論了。我非學者，今乃美其名曰「研究」，所以終於是欺人而已。世有衛道之士以小子爲沒出息乎？夫我固胡扯白嚼之人也，我文固非典雅之文章正宗也，我既一一自供矣，其將恕我乎，其將不恕我乎，我均聽之。媽媽的！我還是來寫「國罵」吧。

魯迅先生論「他媽的」之言曰，「這話的分

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眞的，這話是普遍於我們文明古國了。

我也曾略略東西南北到過些地方！當然是指國內，曾見過各色人等，留心過他們不同的方言，使我深刻地記得的是：他們都有許多近於「他媽的」一類的口頭禪。雖說話有長短，可以從一「媽」字之簡而至於冗長的一串，可是意義總是相同的，總是以生殖器爲中心，語氣也與其他話語兩樣，一聽就可以聽出。最特殊的，是長江上流的某地（因我未嘗到過那地方，只會見過從那地方來的人，所以賅括的說長江上流，不能實指其爲今何縣矣）。他們那里罵人時，彷彿罵者身上長著兩個無形的翅膀，能飛上半天，再急轉直下的來加暴力於被罵者的母親。但這，似乎只於最憤恨時用之，尋常則有較簡短普通的。可惜我沒有趙元任博士學話的本領，不能把這類話頭這處的那處的一一學會來，現在只留得一些零碎，模胡的記憶，和一個中國各地大概都有「他媽的」一類口頭禪的觀念而已。雖然，其含義之深淺，可得而推論也。

魯迅先生說這國罵是下等人攻擊高門大族的戰略，是晉朝以後門第過重的反響：這該是很對的。但他似頗歎賞發明這戰略者的天才；雖然他也只說是「一個卑劣的天才」；然而既稱之曰「天才」，確是贊歎他作戰計劃勝利的證據，這在我是未敢苟同的。粵考安丈亂後，那時的大軍閥大都由丘八出身，與今日差不多，那末門閥的基石，當然有些動搖了；但所謂高門大族，仍舊竭力支撐於風雨飄搖的境遇中，在保持他們的舊濠，至於二百多年，「他媽的」到底不是四十二生的大礮，竟沒有什麼破壞力。一直要到了五代之世，天下喪亂，兵士可以擁立，義兒可以繼統，這才把舊時門閥着實掃蕩個乾乾淨淨。但那些滿口「他媽的」的下等人，一旦身躋貴顯，不但想尋一個同姓的名人做始祖，而且竟公然承認異姓的闊人做父親，這類不肖的子孫，豈不更其「媽媽的」麼？在昔他們想出這條妙法，給躲在門第下的男女一個致命傷，這囘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想來，他們雖做了「上等」人，出言則力求典雅，但這「有聲的或無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也未必不「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能，而乃「他媽的」之力，竟不能打破此惡習(爬進上等)之長成者何歟？

於此可見這「他媽的」的第一義—「等」的打破—大概後來漸不重要了。這或如文字有別義後而本義漸失的一樣。可惜這種不雅馴的話，正是士大夫所諱而不錄的，若要搜求例證，恐怕也搜求不到什麼，卽使翻破載籍。卽曰有之，不過於明清人小說曲本中偶有一二而已。故我只是略古詳今地研究(？)一番，以畢吾說。以下卽述「別義」，看官們，請聽我道來：

常人之於兒女，總是痛愛的，特別是兒女初離襁褓時。這時是「人的孵化時期」，將來「爲龍爲豬」，正屬未可預料，因此父母的夢也非常美滿；兒女的一言一動，都當珍異看，雖然在別人看來甚是平常，或可厭惡。譬如兒童在三四歲時能夠罵人，亦覺得是可喜的。有其他蠻性暴露時也是一樣珍奇。但覺察這些的機

會，總以父母爲多。每次覺察，輒珍視非常，正是，「人莫知其子之惡」也。他們有時竟把甕概看做黃金，往往情不自禁地喜在他人面前稱說。但這時理智教他說話應有抑揚，因而指着兒女對人開口說道：「你看！媽媽的！這樣小小的年紀，他儘能罵人，儘能打人呢！媽媽的！」語氣是「抑」的多，其意未嘗不對人着實「揚」了一番，聽者也自然明白。假如有人連忙勸解道：「小兒無知，不要罵他！」那不是開玩笑，便是獃話了。所以這里「媽媽的」的用法，完全是表示寵愛。

若出之女人，——也不見得定是下等女人，大概是做出這樣動作的：牠抱着小兒，用牙齒頻頻去咬伊的衣服，發瘋般地帶咬帶罵（？）道，「媽媽的——媽媽的」，於是小孩子便格格的笑了一陣；過了一忽，又是「媽媽的媽媽的」重演一次，如此連演連歇，去引那孩子的格格的笑。寵愛藏在「媽媽的」的罵（？）聲裏，小孩被浸在寵愛的空氣裏：這情景是非常普通的。

也有拿「媽媽的」一語表示驚異的——懷疑的驚異或意外的驚異。去年秋間，我在杭州，一天，坐在黃包車上，不知怎樣一來，與車夫閒談起來了。其時雷峯塔正坍掉，一般人都相信盧永祥之出走與這事有關係，又不知怎樣一來．與車夫談到政治（？）問題上去。那車夫是紹興人，他不勝感概地說道：「盧督辦是站勿住哉，……先生，儂只要想，……丂亡娘煞格雷峯塔那裏會倒翻格？唉？」「丂亡娘煞格」，紹興語，猶言「媽媽的」也，此處蓋表示其驚異，懷疑之情態。日常言語中，類此用法也甚多。

此外又有用以助說話之語氣的。試述敝表兄事以爲例。吾鄉肉舖自陰曆十二月二十日後，例不營業，這時農民另有肉市。因年節將到。他們多把自己家中豢養的猪仔宰殺了趕上市集，交易錢貨，預備度節去。敝表兄因事到我家來，與我父親談論到家計，又漸漸講論到這事上，他對我父親滔滔地說道：「……媽媽的（註）！……聽說，今年肉市賣買還好呢。媽媽的，我家裏那兩個（猪）也想殺了牠（們）去買賣看，媽媽的！媽媽的！只怕殺死了價錢又跌下來，媽媽的！……」我父親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年紀也高了，本是他所敬畏的，這次他說得有些忘形了，「媽媽的」一語竟連珠砲似的放了出來，我在旁邊頗覺忍俊不住，所以事隔多年，還能記得清楚。『非上等人』平日談吐間頗多有用這個調子的，「媽媽的」之類竟佔去了他們言語中極關重要的一部份，幫助他們的談鋒不少。所須附帶聲明者就是同在此時此地，「媽媽的」之類，總不只一種，不過各人於無意中選習了一句或兩句以成其口頭禪而已。

凡話，一成了口頭禪，便頗難於藏拙。一九二一年，我在北京，從童謠中游戲的學會了一句奉軍罵人的話：「媽儿巴子」，然未嘗深知其意也（其時奉軍異常橫行，乘車聽戲，多不化錢，晨報上載了一首童謠曰，「頭戴……帽，腰裝盒子砲，後梢腦子是護照，「媽儿巴子」是免票」。幾天後，同學們不期然而然的個個學會了，於是大家談得熱鬧時，便拿「媽儿巴子」一語來開心，日久便成習慣。）記得是白雲觀有廟會的時節，我騎驢囘到宣武門外，因中途失落一個踏鐙（其實並未遺失），驢夫儘管與我糾纏，要我賠償一半錢，我則不肯，因而動了憤怒，我破口「媽儿把子」的又罵了出來。當時圍着的觀衆，都個個奇異的看我一眼，這才內省到，不禁有些歉然了，就向身邊掏出幾吊銅子票遞給驢夫去，於是如有所失的囘到校裏。所堪自慰者，當時雖失口詈了這一句，恰實在沒有侮辱他「媽」的本意，何況我本不十分懂得這句話。但從此也知自重，頗有改過之志矣。

然而不知因爲生性使然，還是習慣已成天性了，「卑劣粗鄙」之話，仍不免盈溢唇齒間，說出口去，「反汗」不得！感情盛時，卽在大庭廣衆之中，也要忘形起來，等到省覺時，

早就面紅耳赤了——而其實儘可不必。

近來仔細留心別人吐屬，也儘多如此者。儘有許多「上等人」，滿口「媽媽的」的。若史細玩語意，則亦並無什麼，正如「良善的比野羅特」說話時要嚴雜許多「如此說來頂好，幾有欲罷不能之勢耳•（見小物作譯文）故友朋中也往往有論及其父兄尊長時，而亦「媽媽的」云云，因而引得大家鬨笑一堂的。

此外則有以「媽媽的」之類作稱謂用的，大概意存蔑視，或含貶之之義：例如父親對兒子呼曰，「媽媽的，走過來！」或用以自貶：例如說，「這事總是我自己發昏不是，媽媽的！」

總上種種觀之，魯迅先生文中所謂「偶爾有例外的用法」也者，倒是通例；且不「偶爾」。擴而充之，正不妨遠及畜類，近施器物，大放厥辭也。夫以「他媽的」之類施及器物畜類而謂有「等」的打破之微意存乎其間，此更是說不過去之談矣；而在事實上，今人常憤怒時，對畜類也要罵，對器物也要罵，甚而至于幾乎一切都要罵，然是聊以出口惡氣，發發牢騷而已，初未嘗有報仇雪恨之心也。

寫到此地，我姑下一斷案收個梢吧：「他媽的」的第一義，所謂「等」的打破也者，自別義興起，重心已轉過來了。其漸，則大約恐怕啓於唐末，我們從其戰鬭力之失却上可以想出。若今日之用，或以表寵愛，或以表驚異，或以助語氣，或以表親愛（例見魯迅先生文中）？或以貶人，或以自貶：含義至豐，効用至廣；而用以攻擊門閥，打破等級，殊不數數「聞」也。嗚呼！「狗」云者，吾知其爲罵人之下賤；「牛」云者，吾知其爲罵人之強頑；「猪仔」云者，吾知其爲罵議員之無恥；「烏龜」云者。吾知其爲罵老爺們之不會管束姨太太；至於「媽媽的」不細察，吾不知其用以表寵愛？或以表驚異？或以助語氣？或以表親愛？或以貶人或以自貶也？豈眞攻擊門閥云乎哉，「等」的打破云乎哉，是故「國罵」者，似罵而實非罵也。

是罵而非罵，正不妨說說寫寫：卽云確實是罵，那末，文人學士們苟已出之於口矣，則又何妨筆之於書乎？夫然後後有心好研究粗鄙者與，亦不愁翻破載籍，將翻不着什麼矣。（故我近頗覺悟，一任他自然，既說得，也好寫得。）

假使恐懼他有損世道，吾敢竊取吳稚暉先生的話對他說道：將來「籐條竹板之器」消滅，「高坐喝打之聲」不聞，則「我國道路上」自然不至有「車夫相詬之聲」，而那時我國家已眞臻於文明，更何有於「受有教育之肆口斥辱」乎？但現在，軍閥不是天天殺人，梟首示衆嗎？不是時時「混帳忘八」等類「粗鄙言詞出於其口」嗎？平民無處出氣，雖想不罵「他媽的」，則又烏可得哉，烏可得哉，只可惜「他媽的」之本義漸失，彼等聞之，或將誤認爲親愛己也。

這一篇「非正宗」的文章，是三個月前在語絲上看見魯迅先生的論他媽的之後動手寫的，因懶惰擱得很久了，今天想起中有「一得」，可補敝老師之不足，所以把它寫完，且付發表。至於前面有許多背時的話如「總長」云云也不去管它了。

（註）吾鄉「他媽的」之類，或說「丁乙其（丁一）娘」，或說「娘借得」，無說「媽媽的」的，爲使容易傳出語氣起見，故改用此語。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寫完）